

七一二年的粟特

公元 654 年阿拉伯军队第一次越过阿姆河侵入粟特。705 年哈里发朝廷任命屈底波为呼罗珊总督，开始了阿拉伯征服粟特的新阶段。

回历 90 (708—709) 年屈底波第四次进攻粟特地区的捕喝 (布哈拉)，突厥军队以及康国王突昏 (即阿拉伯文史料中的粟特王 (malik)、撒马尔罕城主 Tarxūn) 率领的军队前来援救捕喝。阿拉伯军队将突厥兵击退，可汗及其儿子都受了伤。屈底波派人与突昏秘密谈判，离间突昏与突厥人的关系，诱使突昏订约同意撤军和纳贡。屈底波夺取捕喝，缔结条约，以每年交给哈里发二十万迪尔海姆，交给呼罗珊艾米尔一万迪尔海姆为条件。屈底波率军返回木鹿 (谋夫)。710 年屈底波镇压了吐火罗的造反，将吐火罗叶护那都泥利 (般都泥利) 送往大马士革，作为高级人质。屈底波又重至捕喝，处死反阿拉伯人的篡位者，重立笃萨波提为安国王。笃萨波提为新生的儿子取名屈底波，以示效忠。屈底波又派其弟阿不都拉赫曼率军前往飒秣建 (撒马尔罕)，从突昏那儿收去了他答应交纳的贡赋。阿不都拉赫曼在把人质交回突昏以后，去捕喝与其兄屈底波会合，然后他们回木鹿过冬。

92/710. 11—711. 10，飒秣建的商人与贵族对突昏的软弱与交纳贡赋不满，将其废黜，另立乌勒伽为康国王。一说突昏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乌勒伽杀死了粟特王突昏，而成为国王。711 年

屈底波征服花拉子模以后，再次向飒秣建进军。接着就发生了712年屈底波与乌勒伽之间的战争，屈底波打败了乌勒伽以及援助他的突厥、赭时（塔什干）、拔汗那（费尔干纳）的军队，围攻飒秣建，迫使乌勒伽投降，签订了和约。屈底波派其兄弟阿不都拉赫曼为飒秣建总督，但飒秣建人背叛了他，突厥王可汗也进攻他。他写信给屈底波，但屈底波等到残冬过去，然后进军与他会合，赶走了突厥军队。

本文先探讨一下712年飒秣建之战的重要性，介绍一下712年飒秣建条约的真相，然后着重研究712年在粟特活动的突厥人。

关于712年飒秣建之战的记载，见于泰伯里、白拉祖里等阿拉伯史家的著作。^① 屈底波本人属于巴希利特 Bahilite 部落，泰伯里记载的这个部落的传说对于这次战役有些不同的细节。^②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记载了开元七年（719）的二月庚午康国王乌勒伽向唐玄宗所上的表文，文中追述了六年前，回历93年即公元711年10月至712年10月乌勒伽与屈底波的一场大战，战争相当激烈。

专门研究阿拉伯征服中亚史的吉布认为乌勒伽的信和巴希利特传说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了夸大。^③ 意即巴希利特传说夸大是为了颂扬他们的英雄屈底波，而乌勒伽夸大是为了求援。

我认为吉布的怀疑理由是不足以充分的。从各方面考虑，这一战对阿拉伯与粟特的关系来说是决定性的一战，其激烈程度不可低估。

首先，战前的情况说明此战带有决战性质。阿拉伯人在此之前没有与飒秣建军队进行过决战，他们虽然迫使突昏称臣纳贡，但突昏旋即被国人推翻。屈底波当然极不甘心，他深知要征服“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的康国，非经一番血战不可。这次进军是志在必得。从康国来说，“凡诸胡国，此为其中，进止威仪，近远取则，其王豪

① 泰伯里，II，1214；罗斯和斯克林：《亚洲的心脏》（D. Ross & F. H. Skrine, *The Heart of Asia*, London, 1899. pp. 60-61）；吉布：《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H. A. R. Gibb, *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1923. pp. 44-45）；克里亚什托尔内：《作为中亚史料的古突厥卢尼文献》，（С. Г. Кляшторны, «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Рун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 М. 1963, стр. 150）；白拉祖里（Baladhuri），421页。

② 参见《征服》，45页；《卢尼》c. 150。

③ 参见《征服》，45页。

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①。赭羯当即阿拉伯文史料上的 Chakirs，是统治者的亲兵。^② 颯秣建每年都要比武，粟特人相当尚武好战。^③ 颯秣建人推翻突昏，另立乌勒伽就是决心抗击阿拉伯人。因此双方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其次，从战争的结果看，如果康国及其援军没有经过激战并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乌勒伽未必肯以苛刻的条件签订和约，付出极其沉重的赔款和贡赋，并长期基本信守条约，不敢再与阿拉伯人决战。

此外，《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还保存了俱蜜、吐火罗、安国向唐求援的表文，《全唐文》卷九九九收了石国向唐求援的表文。尽管吐火罗、安国、石国都与大食发生过相当激烈的战斗，这些表文都未加描述，说明向唐求援不一定要夸大自己与大食作战的激烈。所有求援表文中只有乌勒伽详述了与大食的激战，正好说明这的确是阿拉伯征服中亚的关键一战。

综合汉文与阿拉伯史料，可以了解这场战争的大致情况如下：

回历 93 年征服花拉子模以后，屈底波指挥阿拉伯军队前往颯秣建，在阿不都拉赫曼率领下的前卫有二万人，同时主力部队包括来自花拉子模和捕喝的新的波斯人部队。从捕喝前往颯秣建的路上，离颯秣建十二法尔沙赫（фарсах）有个地方叫拉宾坚（Rabinjan），乌勒伽在这儿与阿拉伯军队遭遇。乌勒伽认为单靠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阿拉伯军队，他写信给住在塔尔班德的赭时王，以及拔汗那王和可汗，要求帮助，提醒他们颯秣建是锡尔河流域的前卫。他们从王子中挑选了骑士，从王的军队的年轻人中挑选了最勇敢的人，以可汗之子作为他们的首领，他们出发并决定进攻屈底波的军队。屈底波通过间谍知道了这支军队的运动，迎着它派出了自己兄弟塞利赫·伊本·穆斯利姆指挥下的最好的军队。阿拉伯人夜间奇袭击溃了来援救粟特的联军。此后粟特人退向颯秣建，在其城墙下进行会战，尽管沉重打击

① 玄奘撰，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第一卷。

② 泰伯里，II，1159；巴托尔德：《降至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1977, p. 180）。

③ 泰伯里，II，1146；《突厥斯坦》，181~182页。

了阿拉伯军队，粟特人也遭到了巨大损失。粟特人入城固守。阿拉伯人以三百抛车旁城，三穿大坑，打破了城墙，控制了入口，得到他们新的伊朗人军团的坚决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乌勒伽被迫投降，随后就签订了飒秣建条约。

包括泰伯里在内的著名阿拉伯史家都没有详尽记下 712 年飒秣建条约的内容。已有的简略记叙又互相矛盾。1936 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保存的一批手稿中发现了一本阿塞姆的历史著作的阿拉伯文本。^①土耳其学者库拉特 1984 年刊布了一些手稿片断，包括 712 年飒秣建条约的阿拉伯文本。^②萨曼王朝的大臣伯勒阿米 963 年用波斯文节译了泰伯里的史书，还增加了一点记载，比如更详细地记载了飒秣建条约。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娃 1957 年根据伯勒阿米著作的多种手抄本研究了飒秣建条约的波斯文译本，1960 年将阿塞姆记载的阿拉伯文本与波斯文本进行了对比研究^③，这些史料与研究使我们对 712 年飒秣建条约了解得相当具体翔实。

乌勒伽同意投降后，屈底波走近城墙与飒秣建人商定了和平条款，其中包括交出拜火教寺庙中偶像的宝物，他们为屈底波在此城中建清真寺等等。粟特人保留城市，但城内不得有一个粟特战士。于是屈底波带着自己的同伴进城，做祈祷，念虎土白。命令乌勒伽摆开饭桌，屈底波及其兄弟子侄和将领们吃起来。此后屈底波招来自己的司书，命令他写条约给乌勒伽。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屈底波与粟特伊赫希德、艾夫欣之子乌勒伽签订和约。对乌勒伽给予保护。乌勒伽缴纳二百万迪尔海姆刻不容缓，以及二十万迪尔海姆一年，三千头奴隶，其中不得有孩子与老人，粟特人将服从韦立

^① A. N. Kurat, Abū Muḥammad bin A'ṣam al-Kūfī'nin 《Kitāb al-futūḥ'u》-Ankara Üniversitesi Dil ve Tarih-Cografya Fakültesi (AÜDTCFD). c. VII 1949, n 2 s 255-282.

^② A. N. Kurat, Kuteybe bin Müslim'in Hvarizm ve Semerkandi zabiti, — AÜDTCFD c. VI 1984. n 5, s 385-430. 参见《卢尼》，c 15。

^③ 斯米尔诺娃：《阿拉伯侵占时期中亚史片断——712 年阿拉伯统帅屈底波与粟特王乌勒伽签订的条约》（О. И. Смирнова. Из истории арабских завоеваний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 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 оведение (СВ). 1957. n 2 c 119-134); 《关于 712 年飒秣建条约的历史》（К истории Самарканд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712 г. —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КСИВАН), вып. XXXV III 1960, c 69-79)。

德、哈加吉和屈底波。乌勒伽所交纳的东西，如给奴隶，每头折抵二百迪尔海姆；大匹织物，则每匹值一百迪尔海姆，小的六十迪尔海姆；丝绸每段值二十八迪尔海姆；赤金每米斯加勒值二十迪尔海姆；纯银每米斯加勒值一米斯加勒。屈底波对乌勒伽不怀恶意，不会背弃他。如果任何敌人出而反对乌勒伽，屈底波有义务给予帮助。屈底波使伊赫希德之子乌勒伽成为飒秣建、佉沙及那色波的国王。在乌勒伽之后这个国家一定属于他的儿子，只要屈底波还继续是呼罗珊总督。屈底波的司书艾布·萨比特之子萨比特书于94年。^①

这份条约至少可以说明三点。（1）每迪尔海姆平均重3克，二百万迪尔海姆合六千公斤白银，这是一笔极其巨大的款项。不可能完全用银币支付，因此规定了奴隶与各种实物的折价。这笔巨额赔款说明了粟特的经济潜力，阿拉伯人进行征服战争的经济动机。（2）条约反映了8世纪初飒秣建粟特的疆域，也即粟特王统治的疆域，包括飒秣建周围地区以及佉沙和那色波。（3）条约确定了粟特与阿拉伯的关系，其他史料中没有一处如此清楚地反映了阿拉伯人与中亚王公的这种相互关系。

签署条约后，屈底波派四千名武装的阿拉伯人拔除了偶像崇拜，所有飒秣建泥塑木雕的偶像被付之一炬，屈底波亲自点火。

屈底波占据飒秣建之后拒绝把这座城还给乌勒伽，在城堡上派驻了一支强大的驻军，置于阿不都拉赫曼（据叶耳孤比、泰伯里说是阿卜杜拉）的指挥下。并发出了严厉的命令，驱逐一切非信徒，除非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无疑是打算避免重复在捕喝发生过的摩擦。乌勒伽或是不能，或是不愿把自己置于笃萨波提似的屈辱地位上，于是带着他的扈从，可能在商人的伴随下，完全撤出飒秣建，在瑟底痕（西曹）方向四法尔沙赫的距离上建立了一座新城，叫费兰凯特（Farankath）。

只有在史学家叶耳孤比的叙述中（II. 344）保存了飒秣建条约签订之后阿拉伯人与突厥军队发生冲突的记载。他写到：“屈底波任命他的兄弟阿不都拉赫曼·伊本·穆斯利姆为飒秣建总督，但是飒秣建

^① 主要根据阿塞姆的阿拉伯文本，关于交纳的财物与折价，订约的时间等有不同说法，限于篇幅略去了细节的考证。

人背信弃义背叛了他，突厥王可汗也进攻他。他写信给屈底波，但屈底波等到残冬过去，然后进军与他会合，赶走了突厥军队。”^①

阿拉伯文史料中“突厥”一词含意广泛。712年颉利建条约签订之前与之后与阿拉伯人冲突的突厥人到底指哪一部分突厥人，学术界长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1898年马迦特提出，颉利建条约签署前援助过乌勒伽的突厥军队就是突厥文阙特勤碑东39行记载的阙特勤率领的远征粟特的东突厥军队。^②沙畹、格鲁塞基本接受此说。^③

1899年巴托尔德提出阙碑东39—41行的内容与颉利建条约签署后进攻阿拉伯人的突厥军队有联系。^④霍思玛和吉布则认为东突厥军队入侵粟特要早一些，与颉利建条约签署前后进攻阿拉伯人的突厥军队无关。^⑤但巴托尔德坚持原说。^⑥

1963年克里亚什托尔内别出新说，认为在颉利建条约签署前援助乌勒伽的突厥军队是嗽欲谷碑44—46行记载的移涅可汗和嗽欲谷率领的侵入粟特的东突厥军队，而在条约签署后进攻颉利建的突厥军队是阙特勤率领的东突厥军队。^⑦

前辈学者在阿拉伯文与古突厥文史料的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这个问题不易解决的原因，在于阿拉伯文、突厥文史料的记载在年月方面比较粗糙，对于西突厥诸部，当时主要是突骑施，以及东突厥与粟特、阿拉伯的关系记叙不够清晰。汉文史料关于中亚西部的记载比较简略，但是对东突厥、突骑

① 《征服》，46页。《卢尼》c 161译文稍有不同：“（阿不都拉赫曼）写信给屈底波，但是他留在原地（在木鹿——C. K.），当冬天尚未结束时，[只是]同时给他派[援兵]，他赶走了突厥军队。”

② J. Marquart,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Leipzig, 1898. p. 8.

③ 参见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264~265页，北京，1958；格鲁塞：《草原帝国》，René Gro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transl, Naomi Wolford, Rutgers Univ. Pr. 1970. pp. 116-117.

④ W. Barthold,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und die arabischen Quellen, —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ATIM)*. Z. F. 1899 s. 8-12.

⑤ Houtsma, *Götting. Gelehrt. Anz.*, 1899, pp. 386-387; 《征服》，46页。

⑥ 参见《突厥斯坦》，186-187页。

⑦ 《卢尼》，c. 152, 154, 161-163.

施记载详尽而年代较准确，与其他史料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把事件的先后时序排得更确定，而且对于当时的整个大势可以了解得更清楚。在把汉文史料与已有研究成果联系起来研究之后，我认为东突厥主要在蒙古高原地区活动，对唐构成很大威胁。景龙四年（710）五月唐、坚昆、突骑施三方合谋攻灭东突厥。在此生死存亡关头，东突厥对唐伪示臣服，景云二年（711）下半年长途奔袭击溃坚昆，先天元年（712）九月前后迎战突骑施，大破之，追击其残部进入粟特，与大食（阿拉伯）发生冲突。这支移涅可汗、阙特勤两部的联军就是条约签订后进攻颉利建的突厥军队。这是历史上东突厥汗国的军队唯一的一次侵入粟特的征战，没有什么史料可以证明东突厥汗国与粟特王公有什么联系，他们并非受粟特人之邀请而进入粟特，目的也不在抗击大食。下面我们将论证这些看法。

默啜可汗（691—716）任用老臣噉欲谷，699年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其兄骨咄禄可汗（681—691）之子默棘连为右厢察（即达头设，后之毗伽可汗716—734）各主兵马二万余人，又立其子匐俱为拓西小可汗（即移涅可汗），位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马四万余人，默棘连之弟阙特勤是重要战将。

701年底、702年初东突厥入侵 *altı çub Soydaq*，即汉文史料上的六胡州，继而入侵盐、夏、并、忻、代诸州。^①中宗神龙二年（706）进攻灵州鸣沙县，击溃沙吒忠义军，杀三万人，又攻原、会等州，掠陇右马万余匹而去。

显然，当时唐朝面临的最大的军事威胁是东突厥。唐朝最主要的对策是联合黠戛斯（坚昆）、突骑施，合谋联合围攻东突厥。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黠戛斯传说：“景龙（707—710）中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属以酒，使者顿首。”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黠戛斯献方物在景龙二年（708）十一月。

唐与突骑施关系较复杂。突骑施首领娑葛之部将赂宰相，请导吐蕃击娑葛，为娑葛所知。景龙二年十一月娑葛自立为可汗，遣其弟遮

^① 有些学者认为古突厥文碑铭上的 *altı çub Soydaq* 是指六姓昭武，即粟特本土。克里亚什托尔内认为即六胡州，很有见地。

弩等率众犯塞。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表娑葛状直，当见赦，诏许。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景龙三年（709）秋七月，娑葛遣使求降。拜钦化可汗，赐名守忠。^①

景龙二、三年间，唐对黠戛斯的特殊亲密态度，以及与突骑施突然改善关系，目的在于联合他们共击东突厥。

东突厥对唐、黠戛斯、突骑施三方围攻的战略可谓洞若观火。突厥文墩欲谷碑 19~22 行作了记叙。^② 文长不录。一般认为关于此事的内幕情况，中国史无记录，这事发生的时间在 709 年之前。

《文苑英华》卷四五九苏頲《命吕休璟等北伐制》前署景龙四年（710）五月十五日制，《全唐文》卷二五三也录有此制。制中讲到：

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遣其弟右监门守将军守节长驱沙漠，直指金微，默啜举其种类，来相抗拒。坚昆在右，犄角而东，并累献封章，请屠巢穴。以吕休璟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五万。守忠领诸番部落兵健儿二十五万，相知计会，赴金山道。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亶等领兵十五万。灵、凉、秦、兰、渭、成、洮、甘、肃、瓜、伊诸州将领共领兵十五万以上，与守忠、吕休璟等计会，共为表里。

我认为这道制文正是反映了唐与突骑施、坚昆合谋围攻东突厥的内幕，与突厥文墩欲谷碑 19~22 行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并且可以确定事情发生在景龙三年（709）七月以后，四年五月之前。从制文中可以看出，唐朝主要打算利用突骑施的 25 万骑（占总兵力 40%），以及坚昆的力量去打击东突厥，以北庭 5 万骑相策应。同时乘东突厥西面受威胁时，以张仁亶统兵 15 万，在黄河河套以北相机而动，捞一点好处。至于宁夏、甘肃直到新疆哈密一线动员 15 万兵力，只是

① 参见新、旧《唐书》，《突骑施传》；《通鉴》卷 209。《册府》卷 964 作“归化可汗”。

② 马洛夫：《古代突厥文献》（马一）（С. 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М—Л 1951. с. 56-58, 62, 66-67）；罗斯：《墩欲谷碑》（E. D. Ross, *The Tonyukuk Inscrip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BSOS) vol. VI pt. I 1930. pp. 39-40。《突厥集史》，859 页；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74 页，上海，1961；塔拉提·特根：《鄂尔浑突厥语语法》（Talâ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The Hague, 1968, pp. 250, 285-286；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古代突厥文献选读》第一分册，1977. 7（打印稿）32、40、62~63 页。以下不一一注明。

防御性的。

在这种形势下，东突厥只有东攻和西攻。墩碑 22~23 行说：“听到那些话后，我夜间睡不着觉，白天坐不下来。那时我想：……先出兵攻打黠戛斯较好。”为了集中兵力西攻黠戛斯，东突厥只得向唐表示臣服，暂取守势。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正月，默啜遣使请和亲，十月，遣和逢尧使突厥。逢尧说默啜曰：“处密、坚昆闻可汗结婚于唐，皆当归附，何不袭唐冠带，使之闻之。”默啜许诺。^①

唐不仅得了默啜称臣的虚名，还得了很大实利。景云二年三月，张仁亶乘虚夺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复北拓地 300 里，置烽候 1 800 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今宁夏一带）更无寇掠，减镇兵万人，损费亿计。^②

毗伽可汗碑东面 26~27 行说到他 26 岁时，渡剑河，与奇克（čik）人战于玉尔盘（örpän），败其军，并臣属了阿热（Az）人民。默棘连当生于嗣圣元年（684），他 26 岁时，当为景龙四年（710）。

毗伽可汗碑接着说到当他 27 岁时出征黠戛斯人。阙特勤碑东面 34~36 行说到他 26 岁时出征黠戛斯。两碑所叙全合，显然兄弟两人是一起行动的。阙特勤当生于垂拱元年（685），他 26 岁，默棘连 27 岁时，当为景云二年（711）。他们在深雪中开道，越曲漫山，战于松夏山（Soğa），杀黠戛斯可汗而并其国。

墩欲谷碑 22~28 行记叙：墩欲谷决定先攻黠戛斯，听说曲漫山之路为雪所封，遂打听到可沿阿尼（Ani）河前往，报告可汗，让军队出发。历尽艰险，掩袭黠戛斯于睡梦之中，杀其可汗。黠戛斯人民投降于可汗而屈服，这里所叙之事，显然与毗、阙两碑所叙之事一致。可以肯定，东突厥兵分两路，一路由默棘连、阙特勤率领，征服奇克与阿热后，越曲漫山，袭击黠戛斯。另一路由可汗与墩欲谷率领，翻山越岭，沿阿尼河而下，奔袭黠戛斯。两路会师，杀黠戛斯可汗而并其国。

^① 参见《旧唐书》卷 98，《魏知古传》。

^② 景云二年，据《通典》之《突厥传》、《唐会要》七三，烽候一千八百所，据《旧唐书》九三。

景云二年（711）年冬天东突厥奇袭黠戛斯成功，可谓其反击战争的第一战役已告结束。

突骑施与唐仍然保持联盟。《册府》卷九七〇载：睿宗景云元年（710）十月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遣使来朝。卷九七一载，玄宗先天元年（712）九月，突骑施守忠遣使来朝。

默啜亲征，尽众西击黠戛斯前后，始终对唐伪示卑顺，实为窥测。景云二年正月默啜遣使请和，许之。三月，以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许嫁突厥默啜。十月，和逢尧使于突厥，默啜称臣。遣其子杨我支及国相随逢尧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师。先天元年正月睿宗御安福门，宴突厥杨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会上传位，婚竟不成。^① 杨我支在京之际，东突厥大军正在蒙古高原西北部筹划迎战突骑施，进行反击战争的第二战役。

噉欲谷碑 28~35 行详细记载了东突厥大军击灭黠戛斯之后，准备迎击突骑施：

（28）我们绕过曲漫山，（29）从黠戛斯回师了。由突骑施可汗处来了探子，……（探子）说：“突骑施可汗已出发”，他说，“十箭人民已全部出动。”（据报告）还有一支中国军队。

最后这句，突厥文拉丁字转写为：tabyač（中国）süsi（军队）bar（有）ärmis（是）。直译即“有中国军队”。不必增字译为“（他们中间）有中国军队（探子说）”（马洛夫），或：“还报告一支中国军队已与他们在一起。”（塔拉提·特根）或：“（其中并）有唐朝军队。”（《选读》）

下面接着讲到：（默啜）可汗以打算办理可敦丧事为理由，决定回家休整，命令噉欲谷领军前往，驻于阿尔泰山，以移涅可汗为统帅，让达头设（默棘连）先行。三个探子报告噉欲谷说，突骑施可汗已全军出动，集合于耶罗斯 Yariš 平原。噉欲谷报告（默啜）可汗。可汗命令噉欲谷驻守警戒，密令阿波达干（当即移涅可汗）不要听信噉欲谷的话而出兵。但噉欲谷知道这消息后下令出兵了。^②

① 参见《通鉴》卷 210。

② 马一，c 58-59，63，67-68；罗斯《噉碑》，40~41 页；《集史》，860~861 页；《语法》，251、287~288 页；《选读》，33~34、41~43、64 页。

《通鉴》卷二一〇，太极元年（712）二月，《考异》引《太上皇实录》讲到：命皇太子（李隆基）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并州、朔方共发兵九万，太子既亲征，诸军一事以上并取处分，按以军法从事。敕碑 30 行提到“有一支中国军队”可能与此事有关。默啜正是得知东线唐朝发兵的消息后迅速赶回鄂尔浑牙帐的。

同年，延和元年（712）六月幽州大都督孙佺与奚酋李大酺战于冷硎山，奚执佺及周以悌献默啜，默啜杀之。^①可见默啜是太极元年（712）二月以后，延和元年（712）六月以前赶回鄂尔浑的。他回牙帐后，才发生了东突厥迎战突骑施之战。

据汉文史料，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叛入突厥，请为乡导讨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万讨娑葛，擒之。归谓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协，能尽心事我乎？”遂两杀之。^②

毗碑东 27~28 行，阙碑东 36~38 行，特别是敕碑 35~42 行，记载了不少这次战役的具体情况。综合三碑所述，大致情况如下：

敕欲谷首先率军擅自迎战突骑施，默棘连、阙特勤部也出动了。越阿尔泰山，渡额尔齐斯河。默、阙奇袭突骑施军队。东突厥大军抵达包尔阙（Boľču），突骑施可汗在耶罗斯平原集结十万大军。双方大战，东突厥军队击溃了突骑施大军，俘杀其可汗（娑葛）、及其叶护和设。俘虏约五十人。普通突骑施人民皆来归顺，少数民众逃走了。

为了追击逃遁的突骑施人，东突厥军队侵入粟特，进入了反击战争的第三阶段。

敕碑关于远征粟特的部分保存不善，因此对于 43~48 行有几种出入较大的释读和解释。这儿基本采用汤姆森—马洛夫—克里亚什托尔内的释读：

（43）组织和召集来（归附我们）的首领时，因为少数民众逃窜了，我命令十箭军队出兵。（44）我们也出兵，跟在他们的后面。渡过珍珠河，翻过卞格利贾克（bānlig āk）山——天子之子居住的地方……（45）我们追击（敌人）到达铁门。我们迫使（他们）从那儿回去。向移涅可汗……大食人及其吐火罗……（46）同时来了全粟特部族。以

^① 参见《通鉴》卷 210，《集史》375，1019 页。

^② 参见《集史》1019 页。遮弩叛入突厥的时间，一般史料都说是景龙三年（709）。

苏克 (Suq) 为首……在那些日子里, 突厥族到达铁门 (47) 和到达天子之子居住的山。(那儿) 没有君长。这样我英明的噉欲谷 (带同军队) 来到那些地方。(48) 它 (部族) 拿来黄金、白银、妇女和少女, 珍贵的鞍褥和无数宝物。^①

阙碑东 38~40 行到北 1 行:

(E38) 普通突骑施人民全都归顺了。我们让那些人们住在塔巴尔 (Tabar?)。(39) 为了整顿粟特人民, 我们渡过珍珠河, 率军远征到铁门。此后, 普通突骑施人民叛变, 向康曷利 (kāḡārās) 而去。我们军队的马很瘦弱, 没有粮食, 坏人……(40) 勇士 (战争英雄) 攻击我们。我们后悔当时只派了少数人随同阙特勤。他打了大仗, 我们被告知。他乘阿勒普一沙勒齐的白马进击, 在那里杀戮和臣服了普通突骑施人民, 重新出发……(NI) 他与……并与哥舒 (Qošu) 都督交战, 杀死其全部勇士, 其帐幕财物, 无一遗留, 全部运走。^②

先对一些词语进行必要的分析与说明。

(1) 根据拉姆斯捷德、阿勒托和日罗对噉碑的释读, 噉欲谷在珍珠河 (锡尔河) 渡口追上突骑施, 第 45 行中的一句译成, “同时我们转向 (回到) 后面”^③。但这种译法不大顺。

东突厥远征至铁门, 原因在于突骑施逃向吐火罗。汉文史料中有不少关于西突厥、突骑施与吐火罗关系密切的史料。根据泰伯里的记述, 737 年突骑施可汗通过中间人向进攻骨咄的阿拉伯呼罗珊总督阿沙德转述: “你这方面过河 (阿姆河) 攻击 [还不满足吗?] 但是贪欲控制了 you, 你来骨咄是不必要的。这个国家从我父、祖以来 [就属于我们了]。”^④ 骨咄是吐火罗的主要组成部分。从一系列史实看, 712

① 马一, c 59-60, 63-64, 69; 《噉碑》, 42 页; 《集史》, 862 页; 《语法》, 252, 288~289 页; 《选读》, 35, 44~45, 65 页; 《卢尼》, c 141-142。

② 马一, c 25, 32, 41; 《噉碑》, 868~869 页; 《集史》, 884~885 页; 《语法》, 236, 269~270 页; 《选读》, 75~76, 87~88, 112 页; 《卢尼》, c 161。

③ P. Aalto, G. I. Ramstedt und die Inschrift von Tonjukuk, —《Jean Deny Armagani》, Ankara, 1958. s 23. R. Giraud, L'inscription de Bain Tsokto, Edition critique, Paris, 1961, pp 57, 63-64; 《卢尼》, c 142。

④ 《卢尼》, c 144。

年被打败的突骑施人撤向吐火罗，东突厥直追到铁门是合乎逻辑的。

(2) 墩碑 45 行最后一句的突厥文转写是：ināl qayanqa… (… rqa) täzik toqary… 这儿 ināl qayanqa “移涅可汗”带第三格（与格、对格）词尾 qa。克里亚什托尔内理解为：“对移涅可汗，对……，阿拉伯人及其 [同盟的] 吐火罗人（字面意思是：他们的吐火罗人）[进行攻击]。”^① 也可以重建句子为“（觉得敬畏，……大食人，吐火罗人，……（s2）以及提到的其他人中这边的粟特人以阿苏克 Asuq 为首，都来了，并向移涅可汗臣服”^②。从历史背景来看，大食人，吐火罗人进攻东突厥军队较为可信。

在阿拉伯军队中出现吐火罗盟军并不令人惊奇。705 年屈底波就在吐火罗的石汗那统治者帝賧（Tish）帮助下进攻忽露摩（Ākharūn）和愉漫（Shūmān），709—710 年大食统押吐火罗叶护那都泥利之后，可能就是帝賧控制了吐火罗。

墩、阙、毗三碑，只有这儿一处提到大食。当与叶耳孤比提到的突厥王、可汗进攻阿拉伯飒秣建总督阿不都拉赫曼一事有关。

(3) 阙碑东 39 行讲到：“此后普通突骑施人民叛变向 kāṅārāa 而去。”岑仲勉、克里亚什托尔内都对这个地名作过研究。^③ 松田寿男从《唐会要》的“诸蕃马印”中列举的部族中有康曷利，即为 kāṅārāa 的译音，其地域在伊塞克湖、楚河一带。小野川秀美译阙碑时，即将 kāṅārāa 译作“康曷利”。^④

(4) 阙碑北 1 行说：“他与……并与 Qošu 都督交战。”岑仲勉与克里亚什托尔内把 Qošu 比定为哥舒。^⑤ 西突厥弩失毕“五箭”有哥舒阙俟斤和哥舒处半俟斤，Qošu 当为其中之一。五弩失毕居于碎叶以西，五部位置难定。

研究了这些细节后，我们构拟历史进程如下：

① 《卢尼》，c 146。

② 《语法》，252，289 页。

③ 参见《集史》，901~902 页。《卢尼》c 161-178。

④ 参见 [日] 松田寿男：《弓月につつての考》，见《古代天山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320~328 页；小野川秀美：《突厥碑文译注》，301，371 页，注 114；护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581~584 页，东京，1967。

⑤ 参见《集史》，p 902；《卢尼》，c 162。

回历 93 年（711 年 10 月—712 年 10 月）屈底波出征飒秣建，康国王所能求援的可汗当为盛极一时的娑葛可汗。然娑葛正集中十万大军进行东征，派出援救乌勒伽的突骑施军队数量不大，被阿拉伯人打败。乌勒伽投降并签订和约。屈底波派阿不都拉赫曼率领一支阿拉伯军队驻守飒秣建，自己返回木鹿。

先天元年（712）九月以后，东突厥军队打败突骑施军队，俘杀娑葛。大部分突骑施部落及其首领投降。少数突骑施人往锡尔河、粟特、铁门方向逃去。移涅可汗、噉欲谷驱已投降的突骑施人在前，追击逃窜的突骑施人。后来把投降的突骑施人安顿在塔巴尔。东突厥军队在移涅可汗、噉欲谷、默棘连、阙特勤率领下，渡过锡尔河，经过粟特，远至铁门。迫使逃窜的突骑施人从那儿回去。712 年秋冬，驻守飒秣建，在阿不都拉赫曼指挥下的阿拉伯人及其盟军与移涅可汗所部发生了冲突。移涅可汗、噉欲谷所部掠夺了大量金银财宝妇女鞍褥，乘胜东归。

接着，被安顿在塔巴尔的突骑施人复叛，向康曷利而去。屈底波派兵加强了阿不都拉赫曼的力量。东突厥殿后的默棘连、阙特勤部处境困难，时值严冬（712 年底），马匹瘦弱，没有粮食，遭到攻击。于是派阙特勤率人数不多的部队去对付复叛的突骑施人，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激战，阙特勤杀戮并臣服了突骑施人。以后又打败哥舒都督。东突厥反击战争的第三阶段至此告一段落。

黠戛斯、突骑施相继败亡，东突厥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唐朝了，这是反击战争的第四阶段。

汉文史料记载：“蒲类县，……先天二年（713）为默啜所陷。”^①“先天（712 年 8 月—713 年）中，突厥围北庭，诏 [褚] 璆持节监总督诸将，破之。”^② 开元二年（714）二月七日乙未，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勤、“妹婿火拔颌利发石阿失毕率精骑围击北庭，郭虔瓘婴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勤于城下，斩之”^③。

毗碑东 28 行记载：默棘连三十岁时出征别失八里（besbaliq）。

① 《元和志》卷 40，《庭州蒲类县》。

② 《新唐书》卷 105，《褚璆传》。

③ 《通典》；两《唐书》之《突厥传》；《通鉴》卷 211。

岑仲勉已考定此事与汉文史料记载的 714 年东突厥进围北庭为同一事件。

可以推测：移涅可汗所部 712 年冬离开粟特后，就东返陷蒲类县，围北庭。714 年默棘连、同俄、火拔各部与移涅可汗一起再次围攻北庭，受挫。东突厥在进攻唐朝西北重镇北庭时，虽未得手，但在开元二、三年间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屡破之。^①

通过四个阶段的反击战争，东突厥不仅摆脱了被三强围攻的危境，而且相继击灭黠戛斯、突骑施，进攻唐朝北庭，破葛逻禄等部。此时东突厥拓地万里，控弦之士四十万，盛极一时。但强盛的外表下，已隐含着默啜败亡的契机。

综观东突厥反击战争的四个阶段，可以看出，东突厥东征西战的原因，在于对付唐、突骑施、坚昆三大强敌。没有确切史料证明他们与粟特君主突昏、乌勒伽或迪瓦什梯奇有什么联系。他们并非受粟特人之邀而进入粟特，目的也不在抗击大食。他们是对突骑施残部穷追不舍才进入粟特的，而与驻守飒秣建的大食人发生冲突是双方都不期而遇的“遭遇战”。

本文曾刊于《新疆大学学报》，1986（1），72~81 页

^① 毗碑东 29 行，阙碑北 1~2 行，《册府》卷 977，卷 170，《通鉴》卷 211。